

詩

經

剖

疑

詩經剖疑卷之九

閩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唐風

唐者帝堯之舊都周成王以封其弟叔虞是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變改為晉侯在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界魯孫成侯始遷曲沃其後穆侯又徙於絳其俗憂深慮遠有堯之遺風故雖晉詩而謂之唐者猶夫衛詩而載邶鄘之意也詩凡十二篇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

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居音據莫音慕
瞿音句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

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蹶音力
制反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

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慆音叨叶
侯反

序云刺僖公也愚意此似歲晚宴樂而相勸戒

者思其居即宵爾索綯亟其乘屋之謂也思其

外則又不止于屋矣思其憂則又不止于內外

矣言無所不憂也惟無所不憂故良士得以休

休也如是而好樂又何荒之與有此詩與豳風

相通蟋蟀在堂者九月在戶也思居穹窒熏鼠也思外十月滌場也周禮農功畢輸役于公三日役車其休力役之事亦畢矣即上入執宮功之謂也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季札聞工歌亦曰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今我不樂特承上起下語不重重在歲暮無荒上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櫟有杻子有庭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

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埽叶獲后反
保叶補苟反

阪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且以求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此與上篇意大同小異然君子之憂深而慮遠
者豈不知人生百歲有難自保者哉其所惡尤
有甚于死者故不以酒食車馬為事與夫鼓鐘
伐瑟以為樂也夫惡死者未必達生達生者之
不借資于飲酒作樂明矣 詩傳翼曰是詩固
未知作于何代其當文侯之末造昭侯之初載

耶又何以詞激而音楚意悲而情促視蔭顧影
若不給然其殆有憂患耶攷左傳在春秋前魯
惠公之二十四年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
云何不樂

襮音博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纁從子于鵠既見君子

云何其憂

皓叶胡暴反
纁叶先妙反

鵠叶居號反
憂叶一笑反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荀子引此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

身三章皆五句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其後沃威而晉
寢微國人將叛而歸之相率為是言而不悟惟
諉之于命而不以告人而已不以告正歸之之
巫也揚水白石皆指曲沃中強盛之景象水而
可揚喻其力也白石鑿鑿指其政也大抵謀篡
初立之國其氣力必強而政事亦明決矣朱裸
諸侯之服沃雖大夫而僭諸侯猶用素衣掩飾
之于外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

遠條且

其音記
且音瘡

椒聊之實蕃衍盈朶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

遠條且

椒之性芬烈而能奪物者也今其實蕃衍而盈升則其近之者未有不見奪者也桓叔篤碩廣大無有與敵者以桓叔之德而傾晉猶以椒之芳而致物也故曰椒聊且遠條且遠芬也條長也互見陳東門之枌下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綱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于今于
今如此良人何 天叶見上

綱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于今于

今如此邂逅何

芻叶則九反
隅叶語口反

綱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于今于
今如此粲者何 者叶章與反

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于東方在隅則在屋隅
夜漸久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
良人不必泥定其夫如吉士美人皆以所悅之
男女為名粲者美也即良人之謂觀邂逅二字

則非夫婦明矣東薪束楚雖云綢繆固結畢竟
寓有野合之意今夕何夕子今子今總是慶幸
之深而喜悅之至也此必文人而詠其男女訢
合者序傳皆以為國亂民貧或亦承上篇來彼
為椒聊之奪而此為束薪之固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裊裊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

菁音精 冢音瓊 飲音次
姓叶桑經反

杖特也杜赤棠也滑_七威貌同父兄弟也攸助
也言杖然之杜其葉滑_七然威矣人無兄弟則
獨行踽_七魯杖杜之不若也然豈無他人之可
與同事者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于
無親耳嗟嗟行路之人何不憫我之獨行而見
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手其詞危其志哀矣
詩傳謂晉文公好賢賦杖杜內有缺文鄒澗寬
以為文公父事孤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皆其
好賢之實跡也杖杜特生以喻介性獨行踽_七

隱于綿上則子推之流耳文公旌善以志過或
若風人表之而代摹其意云爾

杖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袪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裘君用純大夫飾羔裘豹飾詳召南下袪袂也
袂領也居匕安舒也究匕有成就也毛傳以居
居為懷惡不相親究匕為窮極人之惡序謂晉
人刺在位不卹其民者然民終焉徃蓋不能與
他人為好故也如此則為民上者何忍絕之

羔裘二章章四句

肅肅鵠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
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鵠音保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
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鵠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
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序云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苦從征
役不得耕田以盡于職而作是詩鵠似鴈性不
木止猶夫人之不安于征役也呼天者悲之極

也 按靡盬二字屢見於經而皆連着王事猶云天步艱難也靡者草之隨風而靡也盬者煮池之盬若而易敗也味此字面則時事可知

鵠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煖兮

煖音和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賂于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于諸侯故曰無衣七兮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也天子之卿六命故又曰六也此言武公雖在曲沃而受

諸侯之服然如其本分之服飾車旗為安且
吉也左氏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即此意子指
武公不指天子譏其以行賂得之雖有天子之
命服不以為貴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林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
之曷飲食之

好去声
食音嗣例不拘韻

有林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
之曷飲食之

註云此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林然之杜

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足
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
心好之寔未已也但無自而飲食之耳夫以好
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尚然寡弱之
為患哉鄒澗寬曰子雅隱于綿山文公思之而
作此即前說以杖杜而喻賢者也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藋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野叶上
與反

葛生蒙棘藋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夜叶羊茹反
居叶姬節反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薺草名葉盛而細如括樓然予美指其夫也夏
日冬夜俱言永也註云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
而不返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薺生而蔓于野物
各有所託如此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
與獨居而寡處者乎夏日冬夜何其永也獨居
憂思于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
矣要死而相從耳居室舊說俱以墳墓言似因
百歲之後句然不必如此拘拘百歲直言久也

即終身偕老之意毛氏曰枕粲衾爛嫁未久也
古者新婚三月不從政以恤其私今使其室家
睽離匹婦銜怨雖新娶者不免豈人情乎此葛
生之詩所為作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馬

巔叶典因反
信叶斯人反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馬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

旗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此刺聽讒之詩謂子欲采苓于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姑舍置之而勿遽以為然惟舒徐而察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序云刺獻公聽讒不究其實而輒從之以致申生之死焉爾篇中甘苦淡以味言高下東以地言喻護人之舌其苦高下惟其所變亂而回惑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詩經剖疑卷之十

閩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秦風

秦即今之陝西鞏昌府秦州也本西戎之地周孝王封皐陶子伯翳之後非子為大雒附庸邑之秦至魯孫秦仲而犬戎滅大雒之族宣王乃以秦仲為大夫以誅西戎至其後周有戎難秦仲之孫襄公舉兵救王室及平王東遷賜之岐豐之田列為諸侯遂有西周二十四世而并六國有天下焉詩凡十篇

言無方月 卷一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顛叶典
因反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

者其耄

音堙叶地一反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
者其亡

顛顛也白顛顛有白毛今謂之的顛

序云美秦仲也以其始有車馬侍從禮樂之好
然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則似譏其寵左右而慢
賢者猶有戎狄之遺風焉衛鞅繇景監而見孝
公亦此意也既見君子而但鼓瑟與簧相勸以

作樂其于政事蔑如矣美秦仲曰寺人之令下
篇美襄公曰媚子從狩則秦他日之亡于趙高
也豈非貽謀之不善哉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驥音鉄

駟驥四馬皆赤黑色如鐵阜肥大也六轡者兩
服兩駟各兩轡而駟馬兩轡納之於缺故惟六
轡在手媚子公所親愛之人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時是也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

顛左者命御者之左其車以便射獸之左蓋五御所謂逐禽左以中殺也拔矢括也左之而舍拔則獲言獸多而射御善也此媚子之夸詞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輜車鸞鑣載儉歇驕

鸞鈴也以其聲似之也鑣馬銜也言置鈴于馬銜之前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儉歇驕皆田犬名

序云美襄公也首章言其往而狩二章言其狩而獲末章言其獲而息若創見而深美之矣然從公非他乃媚子也奉獸待射自無不獲遊于

北園載儉歇驕分明插出媚子所為若王良之
御範我馳驅豈有是乎天啟年間內操中消從
事網獸之面折其前足以當御矢此即奉時辰
牡之故智乎

駟驥三章章四句

小戎伐收五檠梁輶游環脅驅陰韞蓋續文茵暢
轂駕我騏驁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版屋亂我
心曲

俊音踐檠音木首二句一韻蓋音沃
鼻音注叶之錄反

小戎兵車也僕淺收軫也大車軫深八尺兵車
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僕收車年輶也梁

者穹其上如梁之制五檠者輶穹處凡五俱以皮束之使其堅也游環脅驅亦以皮為之游者游移無定處所以制駮馬使不得外出脅者在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駮馬使不得內入陰揜軌也軾前橫版曰軌鞞者以皮二條前係駮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蓋續者陰版之上有續鞞之處銷白金蓋灌其環以為飾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較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較一尺有半兵車之較長三尺二寸故曰兵車暢較騏騏文也色之青黑者

為綦馬名為駢其色如之馬左足白曰鼻古者
天子之卿具純駟故曰駕彼駟駘時襄公初受
命為諸侯其臣有天子之命卿在而駢駢駢駢
則秦之卿也駕我駢鼻則為秦之士矣君子者
士之通稱即下章之良人也溫其玉美之之詞
版屋西戎之俗以板為屋也

駟牡孔阜六轡在手駢駢是中駢駢是驂龍盾之
合鑿以釐軸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
我念之

中叶諸仍反駢叶藪簪反
邑叶於合反

赤馬黑鬣曰駢黃馬黑喙曰駢駢黑色盾干也

畫龍于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釧環之有舌也。鞞，騾內轡也。置釧于鞞前以係鞞，故謂之釧。鞞亦銷鑿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鄙之邑。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使我思念之之極也。

倭駟，孔群云：矛蓋鏞蒙，伐有苑虎韞鏞，膺交韞。二弓竹閉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

德音

苑叶音求 鏞叶朱倫 反 苑叶音氣 音叶一陵 反

倭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于旋習也。群和也。云，矛三隅，矛也。鏞，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銳底曰鏞，平底曰鏞，蒙雜。

也伐中于也盾之別名苑文貌言畫雜羽之文于盾上也虎韞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韞交二弓于韞中以備壞也閉弓槩也以竹為之緝繩滕約也所以槩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言思念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上安也良人不必以婦之目其夫如黃鳥篇殲我良人且秦地六郡多良家子即為襄公之念其臣可矣秩上有序也言既欲良人安身于彼又欲其惠音于此也

傳云襄公上承天子之命遣其大夫徃征西戎

而勞之亦如杖杜出車采薇之類皆所以勞其
臣也詩傳闡曰此詩似作於襄公初遣將時無
非張其氣燄以壯先聲秦人之風也夫以西戎
跳梁周不能討而秦討之周師戍申廛室家之
怨思秦師征戎重君公之慰勞微獨所遣異義
而所以遣之者情亦不同如此故君子以襄公
為能用人矣其事在春秋前四十年夫子美襄
公之意不得以春秋見而以詩見也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邈洵從

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渼遡洄從

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渼叶以始二音右羽軌反

蘼葭荻蘆也此懷人之詩謂蘼葭未敗而露始

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一方彼一方

也遡洄逆流而上遡游順流而下也在水中央

言近而不可至也亦似賢人之遠徙矣傳以君

子隱于川上邦人慕之賦蘼葭

蕙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
丹其君也哉

梅叶莫悲反裘叶渠之反
條梅二木名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
將壽考不忘

紀山之蕙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喻寬嚴得體
序云戒襄公也此詩述其美耳未見有所以為
戒者豈非歸重于壽考不忘也哉條栢也梅栢
也紀堂皆基也終南周南山條梅紀堂皆其山
之所有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終南則有草

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
飾而成其尊也然君子又不止于衣裳佩玉而
已將使享有壽命而不愆其度若視履之考旋
斯為善矣傳云襄公克戎始取周地賦終南至
止非巡游之謂言其威令聲教得及彼也上章
顏如渥丹下章壽考不忘無非祝其令始令終
之意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
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
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
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序云哀三良也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
殉皆國之良也惟其為百夫之特故國人願百
其身以贖之惜之之至也然自穆公命之而康

公從之則士之在秦而賤有自来矣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駢彼晨風辨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駢音幸風叶字情反
每章上四句一韻下二句一韻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序云刺康公也晨風鷓鴣鳥而在北林則其擊搏傷物之意自見憂心欽欽忘我實多皆未得見

于君子而恐有或傷之者此縣寺人之令所歎也山隰之間皆有樹木以自蔽而賢人不在其國則國空虛矣殺三良者雖穆公命而成自康公是以賢人之心如醉而靡樂也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他叶步謀友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澤裏衣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矛兵與子偕行

序云刺用兵也然玩詩意似為襄公興師而救王室之難故以同袍為言而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耳同仇者猶云父母之仇不共戴者也偕作偕行皆其所不容已爾傳云襄公奉王與戎周人赴之賦無衣與此指合周人西周之人也地雖屬秦而民心猶知有王故其赴義之恐後若此

無衣三章章五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思叶新齋反
佩叶蒲眉反

序云康公念母也母之兄弟曰舅康公之母晉
獻公之女而文公之姊也文公遭驪姬之難未
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而康公送之渭陽傷
母之不及見迺作詩而厚贈之

渭陽二章章四句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
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

輿

簋叶巴有反方曰簋圓曰簠
飽叶補苟反

序云刺康公也穆公好賢居之以大屋食之以
四簋至于康公而遇之薄矣故每食無餘而吁
嗟嘆曰不承權輿權輿始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詩經剖疑卷之十一

陳風

陳國名太皞伏羲氏之墟在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闕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于宛丘之側與黃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大姬尊貴好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詩凡十篇 詩傳闡引嚴坦叔云古傳大姬好祭祀用史巫從嬌滿會王師于

豐水以伐紂今鄆縣七里有胡公泉乃大姬治
兵地後封于陳武王十亂有婦人不可指文母
與邑姜當數大姬可也按陳近于楚故有歌舞
祀鬼神之事豈為大姬哉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上下叶見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通叶徒厚反
翻叶殖有反

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言其游蕩于宛
丘之上雖有情而自樂其如想望不可得見何

蓋四方高則望之而不見也吾望之不見然其擊鼓與缶以為樂者則坎坎然有聲矣且值其鷺羽以為舞又無時而不然矣然雖逢舞者之具而聞歌者之聲其如歌舞之人不可得見何詩序曰陳幽公日遊蕩于宛丘之上國人因以歌之或云望者即如孟子云望之不似人君是也傳謂陳佗墓立在魯桓五年春六年八月見殺于蔡春秋書蔡人殺陳佗穀梁曰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陳君好獵淫于蔡蔡不知其為陳君也而殺之篇中有情無望亦

足見其為匹夫行矣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粉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粉白榆也栩木葉之似羽者故名子仲之子指

陳佗而言婆娑舞貌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差叶七何反

穀善差擇也高平曰原

穀旦于逝越以駮邁視爾如菽貽我握椒

駮音宗邁叶力制反
菽音翹首章四句一韻二
三章俱二句一韻

駮衆邁行也越以駮邁言以其衆而往也菽水

草之多花少葉者喻其美也椒芬芳之物

註云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然亦佗有以倡之也不績其麻言棄本業舞于市而婆婆也南方之原則在日中高平處非若宛丘之望而不見矣樂之甚也戴氏云陳詩多言東門必其遊息之地春秋陳侯鮑卒文公子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凡篡弑之亂起于驕奢衛之州吁亦猶是矣魏之椒聊陳之握椒皆以辛香奪入之氣喻其取媚于國入而傾公室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橫木為門言其淺也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亦有見于時俗習尚之驕奢而作此以矯之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遊息在目必水之流儘堪玩樂而忘饑也魴鯉魚之美者齊姜宋子女之美者又言食魚豈必魴與鯉而娶妻豈必姜與子隨分而皆可以自適不必于求全也傳稱魯莊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桓公

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免于罪戾弛于負擔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諉因不受爵而賦此詩然不系之齊而系之陳者以敬仲陳志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麻叶謨
婆反

東門之池可以漚苧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菅叶居
賢反

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苧麻屬菅葉似茅宜為索者言東門之城池可以漚麻苧而治

女紅之事彼美淑姬或其于此而相晤歌乎亦
冀其二見之詞也觀漚麻漚苧之為淑姬則娶
妻信不必齊宋之女矣此亦承上篇而言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牂音臧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哲哲

肺音沛
哲音制

牂牂盛貌肺肺猶牂牂也煌煌大明貌哲哲猶

煌煌也此以東門之楊柳起興言所期者將夕

而明星則已煌煌矣猶然未至何哉亦相期約
者之詞 昏日入後二刻半也日光隱沒則星

光明也詩傳以朋友二字發端而下缺文或為
相友之寒盟者而賦耶離騷初黃昏以為期羌
中道而改路亦此意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
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

顧顛倒思予

訊叶息悴反
顛叶果五反
子叶演女反

刺人之無良者即陳佗也墓門以死者言指文
公也夫墓門有棘可以斧折之矣至若人之不
良舉國皆知之猶不自改誰其昔者而然乎言

辨之不早辨也且墓門有梅有鴉而萃止之失其宜矣夫也不良豈無歌詠以訊之者乎訊之而不予顧則使予反覆思之而不得其繇也墓門關係吉凶之兆有棘有鴉非佳物也夫之不良所以為應傳謂刺靈公也君臣麀聚無良孰甚焉訊不予顧即泄治之諫而不聽也顛倒思予即公被弑二子出走而始見思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印有旨若誰侑予美心焉惻惻
中唐有甕邛有旨鵲誰侑予美心焉惕惕

侑音周
惻音刁

甕音闌
鵲音逆

防所築以捍水者鵲巢言知風雨則水之盛衰
可預卜矣邱丘也旨茗美茗也佻譎張也書云
譎張為幻即此濮氏曰字從舟似有裝載增加
之意廟中路謂之唐中唐即唐中也甃甃甃也
鷗小草雜色如綬怵怵憂貌惕惕猶怵怵也予
美言予之心不以為美誰其譎張之而以斯人
為美也豈不怵怵然其不自寧處者乎春秋善
陳人不以佻為君即此意傳亦以為刺靈公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悄兮

佼音皎
僚音了

月出皓兮佼人慍兮舒懷受兮勞心慍兮

受叶時
慍反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慘七弟
反

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者乎是以勞心而情然也或云指靈公之思夏姬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川尼心反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靈公淫于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

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株林夏邑也
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
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說
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乘四匹也乘馬乘駒則
大夫從之可知矣靈公難作本于此大夫公孫
寧儀行父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
為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藺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

為中心悄悄

卷音權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

為輾轉伏枕

蒲叶待藺反
枕叶知險反

左傳陳靈公公孫寧儀行父淫于夏姬大夫泄
冶巫諫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魯宣公九年陳殺
其大夫泄冶國人思之而作是詩蒲與荷皆處
汙泥之中而不染者有美一人泄冶是也碩大
卷儼言其有威有儀正色喜朝而人畏憚之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檜風

檜地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蘓氏以為檜詩皆鄭作如邶鄘之于衛也或問如是則何以不系于鄭後乎曰邶鄘始封及滅國之時皆不詳其人代非如檜之見滅于鄭者顯明之經傳也故不系鄭且其詩四篇先儒謂皆檜人思其舊君之詞按左傳桓公東遷寄孥與賄于鄆公羊則謂鄭伯有善乎鄆公者通夫夫人以取其國此鄆亡之繇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朝叶直
勞反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曜叶羊
號反

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

于政治而非也篇內首二章以狐裘與羔裘並

言末章只云羔裘如膏而不言狐裘則其重羔

裘可知蓋羔裘係禮服而曰逍遙曰翱翔則服

之不以禮也狐裘燕居之服而以朝在堂無乃

傷于褻乎末章只言羔裘鮮潤則并朝見治事

而廢之可乎凡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今

不用以朝而但見其日出之有曜則益失其常
度矣左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此蓋亡國之
後而檜人追憶其君之詞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博音團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結叶訖
力反

縞冠素紕既祥之服也國滅則其君之大夫皆
倣喪禮而素衣冠為荆棘之人矣然今亦何可
得而見其為素衣與冠而韠者乎韠蔽膝也色

從裳素衣素裳則鞮亦素也棘人其樂也而哀
瘠者即使我勞心博也傷悲而蘊結聊與子同
歸而如一者乎博也言勞心非一端也此亦承
上篇而言

素冠二章章三句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夫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何倚音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夫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夫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檜人失國愁苦之甚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以
及室家之為累也萋楚俗名羊桃結實味辛而

澁者其枝與華尚且沃_匕而光澤而人乃憔悴
不堪始歎羨其為樂也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怛叶旦
悅反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嘌音漂

誰能烹魚溉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鬻音尋

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回風謂
之飄風嘌漂搖不安之貌西歸周在西也言所
以飄搖不安者非風與車之謂也乃王道衰微
周室東遷故小國見滅而有此耳若西周盛時

列國諸侯大以字小小以懷大豈有相吞噬之
理故我瞻望周道而中心怛傷也魚亦大吞小
者故以為喻言誰能烹魚我願為之漑其釜鬲
誰將西歸我則願慰之以好音蓋天下有道則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倘或大國之侵滅小國則
必聲罪而致討之云爾

匪風三章章四句

曹風

周武王以封其弟叔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自曹叔至伯陽凡十八葉詩凡四篇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

蜉蝣巢器也

蜉蝣之翼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于我歸息

服叶蒲北反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于我歸說

音稅叶刪夔反

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作詩以刺之言

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

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于我歸處

耳采上華飾也掘閱猶云掘穴歸息歸說猶俗

言糸月 一
云到頭 改麻衣即深衣也製用十五升布鍛
鍊而灰治之故當白如雪疏云諸侯之夕服也
序謂刺曹昭公傳闕文鄒澗寬引春秋二十三
年冬莊公射姑卒明年冬曹羈出奔陳蓋羈在
位日淺故有朝生暮死之喻又羈在喪故有麻
衣如雪之喻或亦在戚而有嘉容尚不免于童
心者乎是以取亡之速也

蟬螭三章章四句

彼侯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何上声祿都律都外二反

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味音晝
媾音垢

蒼兮蔚兮南山朝隰婉兮孌兮季女斯饑

候入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也被及也之子
不足其人之稱芾冕服之鞞也大夫以上赤芾
乘軒言彼候人而荷戈與被者且也彼其之子
而三百赤芾寵服之盛如此亦何為哉鷦滂澤
水鳥也水鳥在梁則為失宜而其翼與喙皆不
獲濡潤矣彼其之子所被服而寵遇者大不相
稱是亦在梁之比乎蒼蔚草木盛多貌朝隰虹

氣即蠓螻之詩朝隰于西者也言南山非不蒼蔚鬱然可觀其如虹起而有滯氣何此以喻朝政之見汚于群邪也婉孌少女自保貞潔而反饑困則其為侏儒之飽可知矣南山一章皆是比體大抵共公遠於君子親於小人故作此詩以刺之晉文入曹穀其不用億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可為一證

候人四章章四句

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結叶訖力反

鴈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
縗其弁伊騏

梅叶莫悲反

鴈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
忒正是四國

叶于逼反

鴈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
人胡不萬年

叶尼因反

鴈鳩之子或在梅棘與榛飛無定處而其母則
在桑居有常度也淑人君子帶則素絲弁則如
騏度之不差忒如此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其儀
不忒儀不忒則可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為

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夫正四國之人胡
不壽考而至萬年之久者哉此即下篇四國有
王卣伯勞之之意蓋因今日之流弊而思昔日
之匡正也孔疏云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
從馬則以弁色如騏色之紋耳鄒澗寬曰帶絲
騏弁者儀一之驗也引蘓氏以鴈鳩有子七人
不可謂之不多然或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
其在棘則失其在榛但居一以俟之則為均一
古者鴈鳩為司空亦取均一之義以平水土者
也傳曹叔振下闕文鄒氏謂振鐸足以當之故

傳編在曹風之首

鴉鳩四章章六句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叶居良反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蕭叶踈鳩反

冽彼下泉浸彼苞菁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菁音尸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卽伯勞之

芄音蓬卽音荀

爾雅云冽泉懸出懸出者下出也苞草叢生也

稂童梁菴屬愾歎息聲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

陵夷小國姻敵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

比蕭蒿也菁筮草也芄上美貌卽伯卽侯也文

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者言黍苗既芄
芄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
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華谷嚴氏云
曹共之時晉人始霸襄王命之為侯伯此正如
文王之為西伯時也文公以過曹之無禮而執
其君分其田甘心于私憾報之亦太甚矣故詩
人有周京郇伯之思焉孔叢子曰于下泉見亂
世之思明君也以此

下泉四章章四句

先儒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

也夫子之刪詩也系曹檜于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故宋滅之而不書滅夫子其有惻然于衷者乎

詩經剖疑卷之十二

閩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幽風

幽地在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即今陝西西安府之邠州也邠州原曰幽後以其類幽州幽字而改今名邠土公劉所居教民勤于農桑為王業之根本故周公述之以戒成王其自鷓鴣以下又取周公所自作及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詩凡七篇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觴發二之日栗烈無

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

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發叶方吠反耜叶羊里反子叶獎里反

七月斗建申夏正也火心星夏見于南方午位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為暑退將寒之兆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之以衣也一謂一陽之月二三四俱以陽數而言感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卒歲徂冬而及春也結上起下之文于耜往脩田噐舉趾舉足而耕饁餼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少者出而在田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蚤而用力齊是以勸農

之官至而喜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
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
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庚叶古郎反
行叶戶郎反

載始陽和也倉庚黃鸝應時而鳴者懿美也筐
竹器遵循也微行小徑柔桑穉桑也繁白蒿所
以生蠶者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
遲遲安舒祁祁恭敬貌公子尊顯者之通稱解
詳後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

楊倚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
孔陽為公子裳

條音挑
鵙音決

萑葦即蕪葦也蠶月治蠶之月條桑枝落之采
其葉也斧斨器同而登異故有兩名遠揚遠枝
揚起者也取葉存條曰倚女桑小桑也小桑不
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鵙伯勞也績緝也
玄赤黑色陽明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
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
務故于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
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

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于鳴
鵙陰盛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乃績以為布而
凡此蠶績之所成者間淄染之或玄或黃與其
朱色之鮮明者特以上供而為公子之裳言勞
于其事而不敢自私以奉其上也

四月秀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
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

言私其縱獻研于公

葉叶渠之反縱音宗
研音堅

萋草名味苦四月陽氣極于上而微陰已胎于
下故萋草感之而生秀者不榮而實陰氣所凝

結也。蜩蟬也。獲禾之蚤者可獲也。隕墜也。獲葉之乾者言其辭條而隕落也。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韜謂往取狐狸也。同竭作以狩也。績習而繼之也。武功武事也。歲常而習之安不忘危也。縱豕之一歲者豨豕之三歲者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以為公子裘也。獸之小者私以為已有而大者則獻之于上亦尊卑之分然爾。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
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
墜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下叶後五反
子叶茲五反

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也動
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翼鳴也宇
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至入床下則寒之
甚矣穹空隙窒塞也熏鼠若鼠能壞室而令之
隙也向牖之所向塞之以禦朔風也墜塗也庶
人墜戶冬則塗之至是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
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體

恤其家人也

六月食鬱及薺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
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
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籒叶徒苟反壽叶殖
酉反樗救書反

鬱棗屬萸蓂也葵菜名菽大豆也剥擊也穫
宜云獲浸稻以釀酒也春酒者冬釀而春始熟
也介助也眉壽頌禱之詞蓋食稻與肉乃老者
之常而果酒嘉蔬則又于常食之外專以此而
致其助也壺瓠也食瓜斷壺亦去圍為場之漸
也叔拾也苴麻子荼苦菜以為羹樗惡木以為

薪此皆食農夫之物也果酒嘉蔬以供耆老奉
賓祭瓜瓠菹菜以為常食少長之義明豐儉之
節均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穰禾麻蕝麥嗟
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
緇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稼叶古護反重平聲
麥叶龍力反亟音棘

場圃同一地也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
蔬茹物成之際則堅築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
自田而納之于場也禾穀總名禾秀實而在野
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穰再言禾者

稻秣瓜梁之屬皆禾也同聚也宮功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力歲不過三日索絞也絢索也乘升也言納于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治公家之役矣公事畢而後敢治私事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于此故也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陰叶於容反
觥叶古黃反

鑿冰謂取冰于山也冲々鑿冰之意納而藏之

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幽土多寒，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韭。柔，各獻羔祭韭而後啟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蓋是時啓冰，惟祭祀用之，未賜臣下。至于夏初，其盡出也。朝廷祿位賓客喪浴，無不用之矣。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饗者，以斯致饗也。躋，升也。公堂，公之堂也。稱舉疆竟也。此見幽民既勸，趨其藏冰之後，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

按詩傳惟七月一篇系之邶風而自鴟鵂已下
槩謂之魯風愚曰不然也邶風即魯風是則俱
是豈以七月而專屬之邶耶曰何以見七月之
為魯風也曰周公之述邶風其即遜于魯時乎
周公身居東而乃心王室故以殆及公子同歸
為公子裳而托譬焉蓋其玄黃之績為公子裳
人之所易知也曰玄曰黃曰朱非公子不敢服
也而春日之采桑采桑人見其遲，耳祁，耳
遲，者不敢急迫而求進也祁，者敬之甚而
益加其敬也所可觀者其貌也所不可觀者其

心也其心維何殆及公子同歸者耶殆及者欲歸而未必然之辭欲歸而未可必安能免于傷悲矣周公之歎歸周也正與公子同歸之謂也而又恐其不可必得也故託女心傷悲云爾或曰此豳詩也以爲周公之自况何曰夫誦詩者謂其非述古不可而謂其無所爲而述則非也故凡經傳之引詩多斷章而取義苟無所爲義惡乎取周公以避魯之時而述豳風之政以采績之事而寫公子之思正此意也不然則女之績也曰爲公子裳尚可言也而其采桑采蘩忽

為公子同歸之想豈有是理耶且女心傷悲若
謂其思歸公子而不得亟是淫奔之行也若謂
其恐離母家而為是想是未卵之晨也兩者而
俱無當矣故謂周公託女心以自况則可謂其
直指幽女則非也夫七月之流火則九月必當
授衣不然無以禦寒而卒歲然不桑而蠶不蠶
而衣猶夫不耕而穫不田而獲皆必無之理也
以衣食之所必需者而安可不預為之計以事
理之所必無者而安可不馴置其所有周家以
農桑為本故周公詳委而敘述所自使成王而

知其本勤其務則根基已固外侮自消謂晝夜之索綯即未陰雨之綢繆可也謂躋彼公堂即鷓鴣之無入我室可也是故合下篇而觀之則謂豳風即魯風也其誰不宜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鷓鴣惡鳥攫鳥子而食者室巢也恩情愛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言子之見愛於父母不特養之而且憂之其恩情篤厚如此此周公自謂也

言部通屋 卷十一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
敢侮予 叶漢女反

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綢繆固結之也牖巢之通
氣處戶其出入也自巢而下視人謂之下民猶
居上者之臨下也侮者犯上之稱不好犯上鮮
有作亂者矣此指武庚之叛

予手拮据予所拮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
有室家 租子胡反瘁音徒
家叶古胡反

拮据手口並作之貌拮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者
租聚也猶蓄積之義瘁病也室家亦如上文指

鳥巢而言喻王室之新造而未集也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予維
音曉曉音翫

譙、殺也脩、敝也翹、危也曉、急也言方
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有定風雨又從而飄
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喻王室之多
難而已不能以自禁也

按鷓鴣之詩周公以貽成王即書傳亦載之歷
來諸儒說詩者未有異同愚何敢置喙但以篇
中語意玩之似公在東時罪入斯得而知其造

流言者武庚管蔡也又不得不為二叔諱而作此詩以喻武庚也其篇中之鴟鴞即指武庚子即周公自謂也言汝之流言既能害我今不得安于宗周勿并我室而毀之也室指周室而言蓋以一身為小而宗社為重矣然我之身乃文武先公所恩勤而育養者懼爾之毒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此以明已之與成王骨肉一體休戚相關以起下文又言我雖居東而王能為綢繆桑土之計則汝下民誰或敢侮之哉此示以宗國有備無患而寒彼亂臣賊子之心也末二章

是周公自言身雖在外乃心王室而不能自
予手拮据予羽譙；亦不必指定向日在周今
日居東所為大抵形容其勞形瘁神不獲自安
之意所以者何惟念室家未定即為風雨所飄
搖耳譬若勤家之人終日作勞家未成固憂無
家家既成而亦常憂其無家也夫家一耳以風
雨之飄搖而周公慮之則內顧彌切以牖戶之
綢繆而成王勉之則外侮自消此周公作詩之
本指也或問既取我子分明指管蔡之敗矣何
以知其為指周公耶曰余于金縢書內見之周

公曰我之弗辟無以見先王朱子主鄭氏之說以辟為避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始知播流言者管蔡也又感風雷之變而啓金縢之書始決策迎公以歸二叔憤其計之不行未免懷流言之罪遂挾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是前之居東者二年而後之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也倘不如此說則周公作鷓鴣之時二叔尚存無恙安得遽云取我子耶問子既以鷓鴣而喻武庚金縢明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謂子何為獨反之曰此數句乃使

臣之詞非聖人所作也且如鴟鴞之詩謂公以
貽成王者則金縢之書亦謂貽王而作耶愚意
金縢本以代武王也成王感風雷之變而開之
則前日之歲似為今日地也鴟鴞本以喻武庚
也成王因罪人之得而聞之則在東之詩似為
貽王作也即未敢謂公字愚意謂成王雖知流
言有自尚未敢謂讓二叔叔亦可稱公也及風
雷作金縢啟則大發明周公之忠孝而灼然知
管蔡之不道矣故迎公歸之後二叔挾武庚以
叛王即使公征之而不疑也問周公東征子何

以斷其必在迎歸後即曰書叙大誥于金縢之
後未必無意大誥正為東征發也一篇之內首
言王若曰繼而屢言王曰又言冲人又言寧考
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而大
誥之文周公代成王而發揮者也不然則流言
初動公正危疑之際能請于王而行東征之事
耶不請而行是為專擅非王之命而創為王曰
等語是為矯託竊恐周公雖大聖而亦難以自
解者矣

一云未敢請誥乃詔字之訛
謂召公也亦通

鳴鵲四章章五句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
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若蠋烝在
桑野敷彼獨宿亦在車下

枚叶謀悲反
野叶上與反

東山太行山之東當時指紂邦而言惓惓憂也
始之東征以不得歸而憂既歸而遇雨不得適
歸不但憂然而心悲繼之矣裳衣行之遲也銜
枚行之速也新制裳衣以禦零雨勿事行枚雖
欲速而不能也蝟動貌蝟蝟也此在野之
物而敷然宿于車下而不移時寒可知大抵虫
之為物煖則在野寒則依人亦以見車之遲留

而不進故為虫類所宿處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之
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
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唯他短反行叶戶即
反懷叶胡威反

此與下章亦俱因途中遇雨而憶度其家中之
患卑濕而荒蕪也果羸括樓也俗名黃瓜施延
也言其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以其常
著鼠背故名此物緣濕而生故室不掃則有之
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疇
舍傍隙地因無人行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

定貌如蠶夜行喉下有光類螢火也言已從征
在外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曰
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
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衣苦烝在
粟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垤叶地一反
至叶入聲

鶴水鳥垤蟻穴鶴不宜鳴垤而鳴于垤而徵也
行者之妻悲嘆于室亦見其不寧之狀矣於是
洒掃穹窒以待其夫之歸而行者忽已至焉此
設詞也然以苦衣繫于粟薪之上雖為常見之

物而我之不見者亦已三年則夫婦契濶之久
當何如為情即三年者從征之久歸途而零雨
又益以甚其久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夷零雨其濛倉庚于
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縞九十
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嘉叶居宜
居何二反

倉庚黃鳥久雨而乍晴則倉庚飛而其羽鮮明
矣之子指周公而言黃白曰皇駁白曰駁馬色
之變即我馬玄黃之謂親結其縞九十其儀喻
成王必躬勞之而其儀物之盛也親結志忱九

于志多也新舊亦以婚姻而喻君相之相得也
嘉美也如之何又言其嘉美之不可以形容即
諺云新娶不如遠歸以見成王之于周公新恩
隆重而其舊好彌篤者也此蓋東歸之士久而
而喜晴又為周公之久勞而受寵以相與慶幸
也或問以周公而誅武庚無敵之師也而奚俟
三年之久曰文武深仁厚澤其浸漬于西土者
雖深而漸濡于殷邦者猶淺其頑民染于商紂
之舊習者未盡變其賢士懷于先王之遺澤者
未盡泯一旦改商而為周其眷々思念之意固

未遽釋然也况又益之以管蔡之流言在我者
若有釁之可乘乎故周公之東征也寧且紆徐
容與于東山之下諄々友邦之訓誨懇々乎讎
民之戒飭使人心曉然知逆之不可以犯順邪
之不可以干正乃自然有以翦其羽翼而披其
枝葉將不必斧鉞干戚之施而罪人斯得矣然
則周公之于庶殷非以力勝之也以德化之也
已如是則從公之士東征忘其勞而三年亦忘
其久矣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
斯亦孔之將

斨音槍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叱哀我人
斯亦孔之嘉

錡音奇叶巨何反
叱音哦

既破我斧又缺我鉞周公東征四國是適哀我人
斯亦孔之休

鉞音求

詩傳周人從公東征賦破斧斨解見七月錡
鑿屬鉞木屬或云斧斨錡鉞特軍中除道樵蘓
築壘炊爨所用非弓矢干戈之具也亦以見公
之非專事于力戰者與上篇東山相照應東山

美其績此則諒其心蓋周公以正四國為心變其不善以歸於善欽其不戢以歸于戢其所以哀我人者大矣美矣豈有一毫自私自利之心者哉公以四國為心而從征之士即以四國之人為我人故寧需之時日之久破斧缺斨而終于成功也已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邁之子邁且
有踐
柯斧柄主斷媒通二姓之言者主和周人以公

居東日久而思見之言伐柯者必用斧以斷之
然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物既
求舊乎人可知我講周公而其禮儀秩々如籩
豆之有行列是與取則于柯者莫以異哉惜乎
無媒以通之而俾卒合男女之好也至于結褵
其儀則為好合而和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之魚鱣魴我覲之子衮衣繡裳

罭音域
鱣音尊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詩傳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九罭之網雖有鱒魴之魚而不能久處于罭中也我覲之子而忽有袞衣繡裳之服何耶行將以覲于王朝而不能久居乎魯也且鴻鴈之飛必循乎渚而公之歸豈無所者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又鴻飛而遵陸公之歸豈不留以復相王室者乎特於女信宿而已公既信宿而將西歸是以東方下有此服袞衣之人然又恐其不能

久留也。願言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公歸無所，公歸不復，皆反詞。所者在王之左右，復者還公之相位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疐音致，孫音遜。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叶洪孤反。

跋躡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躡也。碩，大膚美。赤舄，冕服之舄。几几，安重貌。詩言狼進而躡其胡，則退而躡其尾矣。此喻管蔡之害周公，終則小人狼蹙不寧，以自取敗也。然而周公雖遭疑。

言
一
七

諂而所以處之者不失其常度而安舒自得乃
如此寔公之遜讓其大美而弗居耳德音循今
聞也取疵病也言其處變而令聞彌彰不為之
疾病也惟德音不取此成王之所以感悟而卒
迎公歸也易小畜之象君子以懿文德詩之風
雨如晦鷄鳴不失其常度可與此篇參看○孔
叢子曰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處非常之變而
日用之不愆此周公之志所以為遠也舊說因
以狼喻周公非是六麒麟鳳凰喻聖人者而可
以狼喻周公乎 或問遜其大美畢竟是何如

曰大美卽大功也遜者公之避而居東卽所以
遜其大美也又問德音不瑕有妨于用晦否曰
肆不矜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周公之德音
與文王之令聞同一道也又奚疑

狼跋二章章四句